



浙东的孩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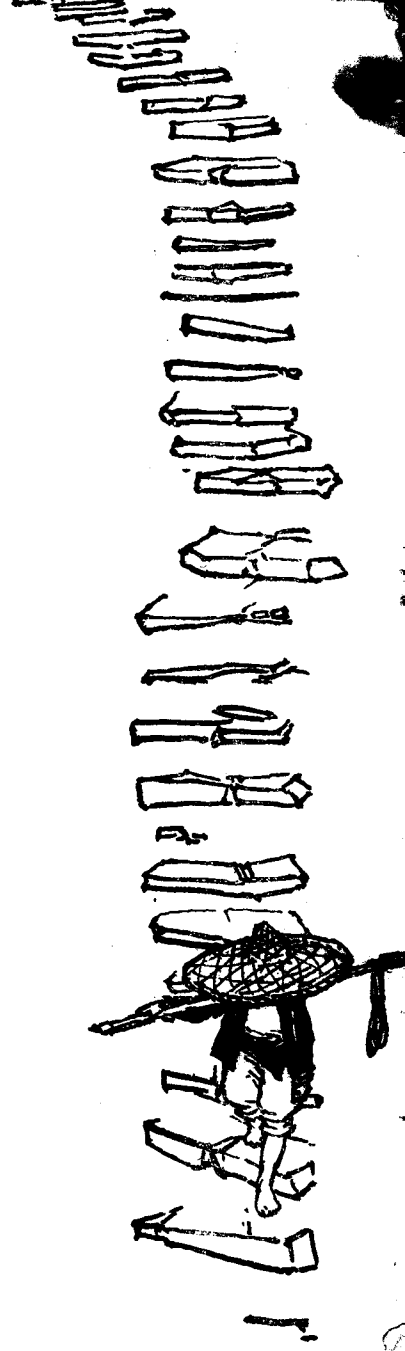
ZHEDONG DE HAIZI

崔前光 著

浙东的孩子

崔前光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内 容 提 要

这本短篇小说集，写少年儿童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时期与敌人进行斗争的故事。这些故事，表现了少年儿童忠于革命事业的优秀品质，刻画了他们英勇、机智的动人形象。作品语言朴实，情节生动，富有浙东山区的生活气息。

浙 东 的 孩 子

崔 前 光 著

金立德插图·装帧

(原少儿社版)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4.375 字数69,000

1973年8月新1版 1973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00,000

统一书号: R 10171·215 定价: 0.24 元

目 录

打鱼的人们·····	1
小筏夫·····	26
高山茶花·····	44
竹·····	72
猎户人家·····	97
鄞江的儿子·····	112



打鱼的人们

樟溪河发源于四明山中心，经过许多峡谷，曲曲弯弯向东流。

樟溪河两岸风光十分秀丽：青青的山岭，险峻的悬崖，河畔分布着桑园、贝母^①田和竹林。河水，象明镜，象白练。水好，鱼也奇，石斑鱼，红鳍〔qī〕鱼，柳叶鱼，什么都有；最有名的要算蜜鳊了，当地都叫它蜜光鱼。这种鱼，背脊是蜜色的，肚子雪亮。

樟溪河中游有座蜜岩山，悬崖高耸，奇形怪状；河水从上游奔泻下来，冲在崖壁上，不知经过了多少年代，山脚下冲成了一个深潭，潭水碧绿。传说：蜜岩山，上有千斤蜜，下有万条鱼。古时候，山崖上的岩洞里栖

① 是一种人工种植的药草。

息着成群野蜂，深潭里游着数不清的鱼儿。春天，贝母开花时，樟溪河边清香四溢〔yì〕，蜂儿忙于采花酿蜜，山上蜜蜂洞里蜜液多得溢了出来，浙〔xī〕浙沥〔lì〕沥往下滴。深潭里的鱼儿吃了崖壁上滴下来的蜜，渐渐地都变成肥硕〔shuò〕鲜美的蜜光鱼了。前清年间，穷奢〔shē〕极欲的皇帝，强迫老百姓捕捉这种鱼，作为“贡品”。

蜜光鱼又是一种很凶的鱼，它很爱吃小鱼，溪潭里的石斑鱼、红鳍鱼、柳叶鱼，见了它都会吓得往蕴〔yùn〕草丛、卵石堆和岩壁缝里乱逃乱钻，所以人们都称它为“鱼恶霸”。这种鱼，平时深深地钻在潭底的岩石缝里，只有水性好、经验足的渔人才能捉到它。樟溪河两岸，有不少渔人，专门靠捕蜜光鱼为生。在旧社会，捕鱼人的日子总不好过。皇帝、官家、渔霸一层层的剥削和压迫，迫使渔民们起来进行反抗和斗争。

下面讲的，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件事情。

一

渔民水康和水英兄妹俩住的屋子，座落在岩潭村旁边的一个河湾子里。院子前面，隔一片河滩，就是清朗朗的樟溪河。

今年天气热得特别早，才五月初，河滩上的芦苇

就长得象一堵围墙似的；辣蓼[liǎo]草长得密密蓬蓬，青枝绿叶的梢头上，蜻蜓和蝴蝶上下飞舞。

清晨，水英正在院子前面的老樟树下补网，哥哥水康拿着旋网和鱼篓从草舍里走出来，对妹妹说：

“水英，我们捉鱼去吧。明天是立夏，捉它几斤鱼，说不定还能卖个好价钱呢。”

“捉蜜光鱼去！”水英收拾好网，站了起来。

水英是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，她那晒得又黑又结实的脸上，时常挂着笑容：两片薄薄的小嘴唇在笑，疏疏的眉毛和细细的眼睛在笑，腮上两个陷得很深的酒窝也在笑。她把乌黑的头发拢了拢，披上一件洗了又洗、补了又补的蓝布衫，走到屋檐下抽出一把大鱼叉，跟着哥哥走了。

太阳还没有出来，河边上被雾气罩着，显得有点迷迷蒙蒙。对岸的桑林里，有个牧童用粗哑的嗓子在唱绍兴高调。碧澄澄的溪潭上，竹筏来来去去，筏篙的铁钎点在河床的卵石上，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。

一条小渔船泊在河边的一棵水杨柳下，兄妹俩跳上船，水康拿起一只葫芦勺，从生满青苔的船舱里刮出一勺勺积水。水英解开绳缆，用桨儿往沙滩上一点，船儿轻快地划开水面，就象飞梭似的钻出芦苇丛。栖在岸边水草丛里的几只野鸭子受了惊吓，扑楞楞地飞起，

向蜜岩山下飞去。

太阳从山后露脸了，万道霞光，把樟溪河染上一层金色。渔船窜过几个深潭和险滩，来到了蓝玻璃般的蜜岩潭上。

初夏的蜜岩潭，好象一面奇妙的大圆镜；蓝天、白云、悬崖、峰尖，都静静地躺在潭底；一只雄鹰在空中展翅盘旋，影子也在潭底显得清清楚楚。水英凝视着自己的水影，随着水纹波动，她的脸影一会儿圆，一会儿长，她感到很滑稽，禁不住吃吃地笑起来。

“你笑什么呀？快把船撑稳。”水康回过头来对她说，“你一天到晚笑，难道还没有笑够？”

水英感到有些不好意思，脸孔一热，轻轻地慢慢地拨动木桨，把船划到潭心，让哥哥细心搜索潭底的鱼群。忽然，筏篙响处，从上游传来了一阵歌声：

一篙捅穿天，
一篙点破地，
只要穷人把心齐，
敢把阎王拖下溪。

随着歌声，一张满载鱼鹰的竹筏驶进了蜜岩潭。水英定睛一看，原来是村里的渔人志江和他的弟弟志良。

水康和志江，水英和志良，都是半斤对八两、胡椒

对生姜的穷朋友，竹筏和渔船一碰头，立刻拼在一起，在水面上飘泊起来。

志江兴冲冲地从怀里掏出一包香烟，递一支给永康：

“来，阿弟，抽一支吧！”

永康接过烟，笑吟吟地问：

“志江哥！看你满面春风，又有什么好消息啦？”

志江吃吃地笑起来，在筏头边蹲下，用渔夫们特有的很难弯曲的手指擦着火柴，给永康点上烟，然后又把自己的烟点着，吸了几口，略带神秘地说：

“伙计，你还什么都不知道吗？”

永康摇摇头。他发现志江的眼睛里闪烁〔shuò〕着快乐的光芒，忙问：

“什么事呀？”

志江浓密的眉毛下藏着笑意，把头凑近永康，小声说：

“昨夜，双溪口的老洪铁匠到我家来过了。他说，我们新四军浙东纵队主力，已经横渡余姚江，进入四明山区了，大部队昨晚在红岭过夜。二三天内，就要来到樟溪河边打日本鬼子了。这一来，那些坏蛋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长了！”

永康一听，高兴得脸也涨红了，他挥了挥拳头，兴奋地说：

“嗨，这一来穷兄苦弟好抬头了。我们这里要打先打自卫队长邵庆唐，东洋赤佬全是靠邵庆唐这种坏蛋在地方上撑门楣的。嘿，这个臭汉奸、狗恶霸，看他还敢不敢再向我们收鱼租？”

提起邵庆唐，樟溪河边的人们无不对他痛恨入骨。这个家伙早年在鄞江边上税警队里当班长，专门敲诈勒索。日本鬼子占领宁波后，税警队解散了，邵庆唐从国民党败兵那里弄了一批枪，纠合了地方上一些游手好闲的坏蛋，与山上国民党股匪暗下串通在一起，到处敲诈勒索、强奸妇女，做了不少令人发指的坏事。日本鬼子来到樟溪河边时，他又为虎作伥，当了汉奸，不久，摇身一变，成了日本鬼子的自卫队队长。这一来，老百姓就更难生活了，农民种地，他要收作物保管费；樵〔qiáo〕农向老板盘了一片山林^①砍柴卖，他要收盘山费；渔民下河捉鱼，他说这河是他向祀〔sì〕宗租下的，要向他缴鱼租。谁要是敢说声“不”字，他就把手枪一指，鼓着眼珠吼起来：“他娘的，我爹爹要笃你洞^②！……”因此人们对

① 就是把地主的山林作价租下来，砍了柴用三七或四六方式分帐。

② 当地土语，枪毙的意思。

他恨入骨髓，暗下给起了个浑号，叫他“混世魔王”。

他们火辣辣地在筏上谈起来。志江说：

“老洪铁匠叫我们沿河几个村子联合起来，一起动手。今天晚上，到我家来开会吧，党组织要找我们商量迎亲人、打敌伪的斗争计划。擒贼先擒王，我们现在的斗争目标，就是先要扳倒邵庆唐这个大坏蛋。”

这时，上游又有几张竹筏撑下来。志江挪了挪筏篙，把烟蒂丢在水里：

“记住，晚上准定要来啊。”

“那还用说，就是你不叫我，我知道了也要来的。共产党就是我们的亲爹娘，我们穷人要跟着她走到底。”

永康转过头，见水英和志良双手托着下巴，蹲在身后留神地听着，忙说：

“你们两个小孩子不要到外面去乱说，知道吗？”

志江接口说：

“这不是小事情，走漏了风声要坏大事的。”

“晓得。”水英和志良一齐回答。

志江和志良撑着竹筏离开了蜜岩潭。永康默默地沉思了好一阵，才抓起网，对妹妹说：

“阿英，总算盼到出头日子了。嘿，邵庆唐这条韧皮蚂蟥，几年来吸去了我们多少血，这一回该叫他蚂蟥煎煎盐卤了，看他再抖威风吧！”

水英气咻咻地说：

“哼，要是他再来收鱼租，我们就要象扑鸬鹚〔lú cī〕^①脖颈一样，把他吃我们的那么多鱼，连肚肠都扑出来。”

兄妹俩你一句我一句地谈着，慢慢地把渔船往崖壁下划。水康站在船头上，弯着腰，两手撑在膝盖上，全神贯注地向水底搜索着。他这样注视了一阵，似乎发现了什么，挺起腰来，哗啦一下子，把手里的旋网撒了开去。接着，扑通一声，溅起一朵大浪花，身子钻进了水底。过了好一阵，他才从水底冒出头来，抓出四条两指阔的河鲫鱼。他抖了抖脑袋上的水，一扬手，把鱼儿扔到船上。水英忙抓起鱼儿甩进鱼篓，回头看时，水康两脚向空中竖了个蜻蜓，象鸭子戏水般地又钻下去了。

二

水英不断地变换着渔船的位置，水康一网网打着鱼。他每撒一次网，总要钻下水去，把躲在岩缝里的鱼儿抓出来，就这样一会儿钻水，一会儿晃〔fù〕水，一刻也不停息。快到中午，手指上的螺纹被山坑水泡得渐渐瘪〔biě〕了下去，眼眶也涨得象烂红枣，眼珠上网满了血

① 俗叫“鱼鹰”，是善于捕鱼的一种水鸟。

丝。到了吃午饭时分，鱼捉了不少，鱼篓里已有三五斤鱼了。他们为了多捉些鱼，中午没有回家去，只在河滩上啃了几个糠饼，又下了水。

下午，在潭边的乌贼岩下，水康下去足足有几分钟没有鳊上来。水英在船上等得急了，只道是哥哥又象上次一样身子被岩洞挟住钻不出来了，正想下去帮一手，忽见船头下水花一翻，水康抱着一条大鱼鳊出了水面。

“好大的蜜光鱼！”水英高兴地叫了起来。她伸手挖住鱼鳃[sāi]，从哥哥手里把鱼接过来，乐得心花怒放。这是一条两尺多长的大蜜光鱼，背脊比磨刀石还厚实，嘴巴张得象个小畚箕[bēn jī]，眨着红宝石一样的眼睛，摇头甩尾，神气活现，落到人的手里还想抖威风。掂一掂分量，少说也有五六斤重。在樟溪河上，这么大的蜜光鱼是极少见到的。

水英乐得脸上开了花，水康眉宇上也喜气洋洋，好象打了一场大胜仗。水康抑制住喜悦的心情，警惕地向四周望了望，悄悄地对妹妹说：

“快把它拿到沙滩里藏起来，要是被邵庆唐这弄[nāo]种看见了，还不是一场空欢喜！晚上用活水养着，明天一早，用草盖着拿到鄞江桥市集上去换米。”

水英把蜜光鱼塞进鱼篓，轻轻拨动船桨，把渔船划

到岸边。她小心翼翼地 toward 四周看了看，见附近没有人注意，急忙把那条大鱼从篓子里提出来，悄悄地钻进了芦苇丛。

芦苇丛里有一棵巨大的元宝枫，枯朽的树根下，有个洗脸桶大小的冷水孔。冷水孔周围长着密密的菖蒲和野茭白，是个隐蔽冷落的地方。这些年来，渔民们为了抗鱼租，大家千方百计同渔霸作斗争。他们捉到大鱼，总是想尽办法把它藏起来，然后拿些小杂鱼去充鱼租。邵庆唐虽然象喜日黄狗奔弄堂一样，常在河边窜来窜去地巡逻，可是樟溪河两岸有这么宽阔的沙滩和芦苇丛，想查出被藏起来的鱼，还不是海底捞针，到哪里去寻？邵庆唐为这件事伤透了脑筋。这些天来，因为山里面风声紧，渔民缴的鱼租更加少了。邵庆唐想出一个毒计——钉梢。近来，有人发现：邵庆唐经常带着自卫队员阿狗和四癞头，悄悄地在河边的芦苇丛里转游着监视渔人，所以水英现在特别小心，连走步路都留意。她来到冷水孔边，又侧着耳朵四下听听，当她确信附近没有冷眼时，才非常小心地把大蜜光鱼放进清凉的水孔潭里。

那条大鱼一进冷水孔，就摇头摆尾戏起水来。水英眉开眼笑地蹲在树脚下，拔了根蒲草，乐滋滋地逗弄鱼儿玩，一时舍不得离开。她想，哥哥长得这么大了，

还没有穿过一件象样的夹衣，明天把鱼卖掉，说什么也得拼拼凑凑扯上几尺布，给他缝一件夹袄……她正想得出神，忽听背后的草丛沙沙地响起来，她忙转过头去，只见邵庆唐穿着一套玄色丝绸衫裤，左手插腰，右手倒提着一条熬过桐油的麻鞭，一脸奸笑，站在她身后的一棵水杨树边奸笑。

“哎呀！”水英象被蠍子蜇〔zhē〕了一下，惊惶地叫了一声，捧起大鱼就向外跑。

“嘿嘿，私把大鱼打埋伏，千方百计逃鱼租，今天可让我抓到把柄了！”邵庆唐一面嚷，一面大步流星地在后边追。

水英抱着鱼儿跑不快，刚奔到沙滩边，还没有跳上渔船，邵庆唐就一把抓住了她。这坏蛋二话不说，伸手就抢蜜光鱼。这些天来，水英听到了许多关于游击队在附近山岙〔ào〕里活动的故事，已经不再象过去那么怕邵庆唐了，她突然扬起头，一梗脖子：

“你敢动！挖掉一片鱼鳞就当你抢犯！”

“骨头发痒了？臭丫头！”邵庆唐双眼一鼓，猫头形的脸孔现出一副凶相，伸手就挖住鱼腮。

水英紧紧地把鱼儿抱在胸前，大声地嚷：

“阿哥，快来呀，人家要把大鱼抢走了！”

“水英，把鱼抱牢，别让他抢走！”水康在潭面上看见

了，大声吆喝着游近来：“放下，下流坯！……放下！……你敢抢吗？……什么都是你们的？……”

邵庆唐一时夺不到鱼，猛地飞起一腿，把水英扫倒在地上，接着就扑上去扳住她手臂夺鱼。水英挡不住，一个滑脱，那鱼儿就掉到水里去了。她感到说不出的气恼，“哇”的一声哭了出来。邵庆唐见那条大鱼还在水里翻白，忙扑下去抓。已经迟了，他的手指刚触到鱼尾，那鱼儿就猛地翻转身，掳起尾巴，用力在他脸上泼刺一甩，游走了。邵庆唐猛地追上去，连奔带扑，一脚踩上水底卵石上的青苔，扑通一声倒在水里，身上的丝绸衫裤都湿得粘在一起了。等他爬起身来看时，那鱼儿愈游愈快，一下子窜进深潭不见了。水康刚游到潭心，见逃了蜜光鱼，气得拍水大骂：“两脚狗！……吃别人的东西会噎死的！……你这烂舌根的东西！……”

邵庆唐拖着湿淋淋的衣裳，干瞪了一阵眼，见到口的鱼儿跑了，又挨了骂，气得脸色象猪肝，飞起一脚，又把水英踢翻在地上，大声骂道：

“该死的臭丫头，我用谷子向祀宗租来这段河，鱼都是我的，你敢把鱼放走！好，拿不到蜜光鱼，我就拿鱼篓，起码也罚你们百把斤鱼。”

樟溪河边的土匪恶霸曾经立了一个“规矩”：“偷”柴夺钩刀，“偷”菜夺篮子。水英知道，捉鱼的要是被拿

走了鱼篓，即使浑身是口也辩不了，他们就会凭鱼篓大敲你的竹杠。一只旧鱼篓当然值不了多少钱，但是你不把去把它赎回来，就等于被剥夺了捉鱼的权利，以后休想再跳下河去。

水英永远也不会忘记，一年前，哥哥在鲸山下深潭里捉住一只小面盆大的甲鱼，悄悄拿到鲸山村里卖，不巧碰上了邵庆唐的爪牙四癞头。这家伙夺过永康手里的鱼篓，回去跟邵庆唐一说，永康就倒了霉。原来邵庆唐规定，凡捉到一斤以上甲鱼，两斤以上蜜鲑，都要缴鱼租，邵庆唐当即罚永康在十天以内缴十只两斤重的甲鱼。因为这样大的甲鱼一时捉不到，邵庆唐就将他家两只心爱的鱼鹰强抢了去抵数。鱼鹰是渔家的饭碗，没了鱼鹰，给本来生活就很艰难的兄妹俩，带来了更大的困难。为了生活，哥哥只得以自身代鱼鹰，光着膀子钻下深潭去摸鱼。六月天还可以过得去，到了十冬腊月，手指沾一下水边冷得就象刀割一样，可是也还得钻下水去……

这会儿，水英见邵庆唐又要挈〔qià〕走鱼篓，旧恨新仇加在一起，不由得一股怒火蹿上心来。她猛地从地上挣扎起来，双手紧紧地抓住鱼篓口，咬住牙关，死不放手，大声嚷：“哼，邵庆唐！……新四军快从余姚江那边过来了，你不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吗？”